

四季之中,喜欢到处看花。

花朵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,治愈身心。有时会想,要是能生活在那花丛中该多好啊!可自己又不是一只蜜蜂或蝴蝶……想来想去,我决定学习插花和种花。在实践的同时,我还搜集了很多花艺书籍,闲时常常翻看。

有天,当翻到一本名为《A tree in the house》的书时,我不禁有点儿兴奋与激动,因为它与众不同。

这本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花艺师安娜贝拉·希克森。安娜贝拉·希克森曾是澳洲一家报社的新闻记者,后来嫁给了一位帅气的农场主,并随其搬到了一个山核桃农场里。在那里,他们买了一处房子,漫长的修葺过程及远超的预算,使安娜贝拉备受煎熬。周末,她常去山上的小屋住上两天,用以放松。最后,房子修好了,但她已决定住到山上去。

山上的野花和树木让安娜贝拉感到美好。她用它们装点生活,最终自学成才,成了一名插花设计师。

安娜贝拉的插花作品从身边取材,创作自由大胆,天马行空。她认为,美好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复杂,简单的搭配照样效果惊人——她做到了,她的作品粗野又灵动,有种直击灵魂的美。

譬如,她将“安妮女王的蕾丝”插在大铁皮桶里,即能给人一种蓬勃的清新感。“安妮女王的蕾丝”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野胡萝

## 如花 在野

□桑飞月

卜花,其花细碎雪白,像蕾丝,故欧洲人称它为“安妮女王的蕾丝”。之前,我只知道它是野花,从没想到它能插花,而且还这么漂亮。顿感愧疚,为自己的偏见。偏见容易让人错过真正的美好,看问题,还是要多角度才好——安娜贝拉的插花不但美,还能给人以启迪,让人从内心深处向美而生。

安娜贝拉一家周末常和邻居们聚餐。聚餐时,为了营造浪漫的气氛又不妨碍客人交流,她将大枝的茴香花固定在房顶上,像烟花在绽放——你有仔细欣赏过茴香花的美吗?

为小镇上的人布置婚礼。安娜贝拉在草坪上立一个木门架,上面固定上盛开的茼蒿花枝。而客人座椅旁,则放上了由牡丹和野草等共同组成的小型爆炸式插花,整个场面简洁而雅致,美丽极了。

安娜贝拉的插花层次感很强,这使得每朵花都很舒展,美出了个性。相比之下,有些人的插花或花束就显得很呆板,有着强烈的束缚感。譬如,花店里的情人节玫瑰花束,感觉像是一群被绑架的呆头鹅。

安娜贝拉的花艺,让人有沉浸感,而不仅仅是点缀。这种沉浸,来自作者的思想、强烈的热爱。她的创作激情,像河流一样在流淌。

喜欢安娜贝拉的这本书,它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我的一些审美和认知。因为我也经常采野花插瓶,譬如,暮春的野蔷薇和飞蓬

花,也是既清新又美丽的。我把它分享到朋友圈,但几乎得不到赞赏,但分享玫瑰或牡丹就不一样了。好像美这个概念,在很多人那里,都被价值给模糊掉了,他们认为花钱买的是美的,野生的常见的,就无法谈美了。如若顺应着这种思路成长,生活估计会很没意思。

野花不鲜艳,但它们清新、自然,能带来有关季节的味道及讯息,这是我喜欢野花的原因。在我看来,好的插花,也就应该如花 在野,而不是在暖棚、在花店。如花 在野是茶道中的话,茶室主人在茶席间装饰插花作品,要求插花要插得如同在原野上绽放一样。我觉得安娜贝拉的插花就是如此。

如花 在野表达的是花艺观点,同时,它也可以是一种精神状态。从事文艺创作的人,也要像花在田野里盛开一样,让热爱与灵感自由伸展,不要循规蹈矩。生活中,其实有很多人不懂创新,人家怎样自己也跟着怎样,离开社会为其安排的模具,就不知道该怎样成型了。

安娜贝拉·希克森的这本书,拓展了我对美的认识,还令我得到了一些启发,我们的学习和生活,其实也应该像安娜贝拉·希克森的插花一样,如花 在野,摆脱模仿和内卷,遵从内心,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最终成为自己,而不是成为他人。

## 那田野里的一抹黄

□方名列

我喜欢油菜花!每当油菜花盛开时,我就会兴致勃勃地走出家门,踏青郊外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看那田野上这靓丽的一抹黄。春风吹拂,蜜蜂飞舞,我会情不自禁地走下田埂,近过身去,看看花朵,闻闻花香。同时,心中荡起层层涟漪,想起那关于油菜花的往事。

有句话说:樱桃好吃树难栽,不下苦功花不开。油菜花也是一样,每年的九月底,农人们就得打理好几块田,把泥土锄得又细又匀,下菜籽秧。一颗颗小小的油菜籽,轻轻地洒落在肥沃的土地上,几经时间的沉淀,碧绿的菜籽秧苗破土而出,茁壮成长。待到了十一月初,长到约20厘米高时,预示着可以移植了。

在整好的田里,先用麦春打孔。麦春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农具,造型为“Y”字形,是用天然的树杆做的,约八九厘米粗、一米余高,麦春的下部呈圆锥状。操作时,人的双手捏住“Y”的两个角,向上一提,顺势往下一春,泥土被春了一个孔,这个孔就是种菜籽苗的。一般拿麦春的是老农,全凭目测在田里春好一个个孔,使其间距相等,行列对齐。

春好的孔里要施底肥。底肥用什么呢?是猪粪。虽时过几十年,但平生第一次施底肥时的情景,我永远不会忘记。猪粪就在农家的猪圈里,现成的,农友们把它用土筒挑出来,间隔着倒在田里。用什么工具分到田里呢?说出来,你一定想象不到,农友们直接徒手分着猪粪,使之均匀地分布到孔里。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,有点懵,不敢下手。但看到农友们边干活边聊天,若无其事的样子,脸上不由得发烫,只得入乡随俗,硬着头皮上。但干得久了,慢慢适应了,也能坦然面对了。

事物亦有两面性,往年冬天我手的皮肤容易干燥,要开裂,涂了“蚌壳油”也只能缓解一时。不想,拿过猪粪的手,给了我意外收获,从此变得光滑起来,根本不用擦什么油了,这真是万万想不到的。我不解,问农友,农友笑着说,猪粪不但是肥料,而且还是免费的护肤品。怎么样?咱们农村到处都是宝吧!

菜籽苗移植后,渐渐成活长高,期间得加强田间管理。浇水施肥,锄草除虫,松土清沟,剥黄叶,“打脑头”,道道农序,各个环节,缺一不可。随着时间的流淌,春风又绿江南岸,转眼到了来年的春天,默默无闻的油菜经过阳光雨露的滋润及风霜雨雪的洗礼,挺拔的枝干上布满了花蕾。终于有一天,田野上的油菜次第开放了,黄澄澄一片,开得轰轰烈烈。

在农村时,我自己也种过油菜。当时队里分给我八厘自留地,第一季种的是毛豆,收上后本打算种倭豆。一农友给我出主意说,种油菜好了,现在季节刚好,菜籽可以换油票,你们城里人不是少油吃吗?还说油菜秧他可以提供。此话在理,但转而一想,用什么作底肥呢?我又没养猪,哪来猪粪?那位农友神秘地叫我附耳过去,如此这般,我就按照他的“妙计”,乘队里的仓库没人时,“拿”了点化肥。不料,出门时,刚好碰到保管员,大概念我是知青,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。

自留地里的油菜,犹如自己的孩子,让人牵肠挂肚。我出工前或放工后,总会到那里转转,看看长高了多少,有没有花蕾,需不需要除虫。终于,时间走到了来年的五月下旬,在农友们的帮助指导下,油菜开花结籽,可以收获了。当我双手捧起乌黑发亮的菜籽,看着它慢慢地从指缝间滑落下来,顿感好开心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拿到收购站,一称共23斤,换了油票7.4斤,菜饼票12斤,钱6元。我把菜饼票送给了那位农友,把劳动果实悉数交与母亲,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

光阴似流水,虽时过四十余载,但当年油菜花开的场景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,感情所在,难以忘怀。

第7080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